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三 四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貢生臣吳紹昆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三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兵部二

輿圖考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掌天下之地圖而隷於司馬何也謹之也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下漢大將軍王鳳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營之即藏之司馬秘不必見所以弭姦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收圖書自漢掌之司空浸以泄露當時如淮南諸王皆按輿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

凡用兵制勝以識形勢為先然有天下之形勢有

一方之形勢有戰陣間之形勢得之則成失之則敗成敗之為利害有不可勝計者矣今之儒者鮮或談兵要之錢穀甲兵皆吾人分内事何可以不講也且如唐安禄山既犯東京眷留不去李泌郭子儀皆請先取范陽以覆其巢穴此真識形勢者也肅宗急於收復不從其策河北之地由此失之終唐之世而不能復黄巢横行入廣高駢請分兵守郴循梧昭桂永數州之險自將由大庾度嶺擊

之此真識形勢者也使從其言巢直冝中免爾而當國曽莫之省巢果覆出為惡遂致滔天然則形勢之所繫豈小哉

京城北九十里昌平州州東北九十里黄花鎮自鎮歴白馬陳家吊馬等峪關口四十八而古北口又一十四關口至峨嵋寨中歴黄松峪將軍石凡五口而薊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歴寛峪等關凡十口而遵化縣之馬蘭峪乃歴沙皮羅文松青龍井

兒潘家口團亭寨關口三十一而喜峰口又七十口而遷安縣之青山口又十二口而冷口又三口而劉家口又四口而盧龍縣之桃林口又四口而昌黎縣之界嶺箭桿等六口而撫寧縣之義院口又石門等五口而董家口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而山海關

明初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為外藩籬又收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為內

藩籬永樂中遷都北平挈回大寧以其地委諸延

福餘泰寧三衛而以内藩籬為界

大寧既棄則開平興和不容於不失宣德中移守

獨石勢然也

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乃陰山之脊元之

中都地宜耕牧居民亦盛宣德間棄守龍門西人

踰野狐嶺過宣府又開平去獨石馬營三四百里

宣德間棄守獨石遂失桓州興州興安宜興肥要

邊地開平四日程則有玻璃谷諸要地興和四日
程則有哈喇罕之險哈喇罕即五雲關關内諸山
乃陰山之脊澗壑天塹能守玻璃谷以衛開平戍
五雲關以固興和大興耕牧則萬全勢重京師益
壯紫荆關易州西南保定界倒馬關龍泉關井
陘故關皆真定界此通燕山前後東西路偏頭寧
武雁門三關乃通南北之路為大同太原所達
㡡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㡡大寧則遼東宣府

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諸延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黄花鎮等處所以單薄

九邊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復設寧夏甘肅薊州皆文武大臣鎮守提督又以山西鎮巡控固原共為九鎮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嘉靖間設專督於三關權任差異而邊防則九

都金陵者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

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固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固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

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鄭鳯陽之應也荆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陜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粤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爾欲聯屬南北以制天下於揚州臨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寧為之要轄其聯屬徐揚而執其中則淮安為之要轄臨為淮冀

青兖之會揚為江淮汴海之交徐為梁冀青兖江淮汴海之限

金陵十衛陳列江北浦子口五衛和陽龍虎應天横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東西之中江淮衛設江浦縣潘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衛設紅心驛飛雄衛設池河驛廣武衛設朱龍橋鳳陽滁州之中以防北衛儀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揚州重鎮不為慮也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

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無婆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以肅州為都司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羌人要塗關外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番所居西北有鎮番所尤孤危其地雖險溥於塩利外所垂涎紫荆倒馬大關

在北龍泉故關小在南龍泉把總成化二年設原係倒馬提調故關叅將嘉靖二十二年設則並制龍泉而龍泉不屬倒馬蓋往年敵犯紫荆倒馬故龍泉為急後每犯山西則故關為重故設故關叅將住劄真定當二關之中若警在五臺繁峙赴龍泉警在太原榆次赴故關又西可援廣昌南可趨順德諸路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内外之要衝為東西之援應

實陽方温嶺神池義并之門户外接八角堡内維

岢嵐一守備一千户居之自偏頭徂雁門似落寞

套人渡河而東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爲衝

其要在偏頭關

三受降城唐所築禦敵於河外中城南直朔方西

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叠相距各四百餘

里

花馬池極要地成化前外患在河西敵據套而河

東為敵衝花馬池居其中都憲徐公廷璋楊公一清王公瓊新舊城控禦得宜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横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寇路折墻頽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營鐵柱泉小塩池一帶為捷徑又自大壩廣武渡河而下至靈韋亦易

蘭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為守界我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

作金城關關外即倚山較前易守榆林地之耕牧所藉河套自套失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盡為敵有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勢非所及雖設邊左烽墩五十六邊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艱諸邊鎮榆林最忠義每懷復套之憤究之志以時移漸委無事

固原西北二百里海納都城控鳴沙州路東北三百里葫蘆峽城控靈韋州路

宋种世衡城清澗成化九年余子俊城榆林去清澗外二百餘里是為大鎮東起黄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一千二百里横絶河套之口内復塹山湮谷以為夾道地利亦多

大河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應運糧草各貯水次泝流僦𤼵為便且順帶解塩數十萬充淮課國利亦賴之天順間户書楊公鼎曽疏議不及行

延綏邊西抵三山饒陽界與固原相接榆林鎮成

而延綏警備綏
議處宣府者補長峪城鎮遠城之募軍益浮圖峪
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以益紫荆築李信
屯界堡以固兩鎮
大同地勢平衍無據且增套警而腹裏門道直衝
京輔其鎮西衛朔州諸路四衛保德岢嵐河曲及
太原平陽甚易議者欲于三岔路口八柳樹堡嚴
戍之若三關緊要已巳之變徵調七千餘又河南

山西歲運掛籌屯糧逋負給馬疲斃昔許襄毅裁占役禁掊剋恤調遣有益邊務

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歲縻邊費止欲絕隔羌及戎以息其爭其謂斷匈奴右臂非說之盡乃是守宙一體之心而令無知之者

四川天下絕險龍川松潘鎮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天全黎州當其西瞿塘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

孫開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烏思藏等處風俗樸魯慈教大行法令嚴飭行人所安非若倭冦烏合之衆殘侵無紀况以重險臨之為力又易南隣芒部東川烏蒙烏撒諸蠻獠要皆腹裹几上肉行都司六衛截制民夷可以安業而西之雅威茂灌南之崇慶瀘嘉馬叙北之疊溪綿漢彭石重重遶護深藏三窟所慮奸宄内作地饒貯實不能施速定之術國初從階文陰平道入成都取明昇蓋以計

破之苟非瞿塘東守之堅事未易成也
川之形勢壯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松蕃以
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於龍川懸命千里之外
設為羌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
州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
無百里乃為董卜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
自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自草坡一道可抵汶川縣
自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自清溪口一道可抵崇

慶州

雲南領十四府八軍民府州惟雲南大理臨安鶴慶楚雄嵌居中腹地頗饒沃餘俱瘠壤譬區大抵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蠻雜處土酋割據惟黔寧遺法沐氏世守較廣西貴州省土官差有定志而西有瀾滄衛聯屬永寧麗江以控吐蕃南有金齒騰衝以持諸甸東有元江臨安以扼交趾北有曲靖以臨烏蠻各先得其所處惟尋甸武定防戍稍

踈木邦孟密性習叵測元江景東土酋稱桀老撾
車里姻好安南阿迷羅台㢓𪂖徼梗廣南富州界
臨左江不可不加之意也
雲南自貴州烏撒衛入曲靖霑益州為通衢烏撒
衛實居四川烏撒府之地又自貴州普安州入曲
靖又有廣南府一路出廣西安隆上林泗城今英
國禁不由又有武定一路從金沙江出四川建昌
衛今亦莽塞

自涪陵由達州取西鄉路入子午谷至長安纔二日楊貴妃生荔枝馳道也

襄東薆北入漢始畧為金州險阻平曠之交也西安商州與襄陽上津縣止隔金州鶻嶺地網在秦州吴璘制以拒金因平為險

北邊自燉煌起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地勢平易又界以山便於水泉便于望瞭部曲相保可為也曰

甘州可屯次涼州其莊浪西寧俱可屯

陝西鞏昌入階州文縣進青川所江油縣至彰明縣綿州達成都

六詔乃西南夷雲南全省之地夷語謂王為詔其都在大理麗江蒙化及四川行都司建昌之地六詔俱姓蒙氏凡名嗣代各頂父名下一字蒙舍詔在蒙化府浪穹詔在大理浪穹縣鄧賧詔在大理鄧川州施浪詔在浪穹縣麽些詔在麗江府蒙巂

詔在建昌衛六詔惟蒙舍居南蒙舍至皮羅閣始
彊盛滅五詔而王總名南詔遷大理名大和城子
閤羅鳳用段儉魏為相獲唐西瀘令鄭回而尊之
至其孫異牟尋創立法度修議禮樂設三公九爽
三託諸府之官以分其任回勸尋歸唐蒙氏歷年
二百五十而鄭氏趙氏楊氏迭興皆不久至石晉
天福間段氏始立元世祖得南詔降段為總管迄
明朝尚為鎮撫不絶

黎州安撫司為巴蜀西門外有邛崍飛越青溪之險以臨吐蕃内復䕶雅州之雕門始陽靈關以蔽腹裏重重要隘出險據險唐韋臯城此成征西之功

貴州省古夷地明初分隷湖廣廣西雲南永樂中設流以控制土官乃川楚滇桂之衢大路三自鎮遠偏橋興隆清平平越新添龍里至省而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南為中路自省而威清平壩安順

鎮寧永寧州普安為西路自省而劄佐龍塲谷里
水西奢香金雞閣鴉歸化畢節周泥黑章瓦甸烏
撒為北路小分路自省南五十里為程番自平越
而南六十里為都勻自鎮遠而東北為思州為銅
仁自鎮遠而北為石阡為思南自鎮遠而西北為
黄平自畢節而赤水普市為永寧衛由普安西亦
資孔驛達雲南曲靖平夷衛由烏撒西倘塘驛達
雲南曲靖霑益州由程番南達廣西泗城州由都

匀南獨山豐寧達廣西丹州由思州東達湖廣沅州由思南東達四川酉陽西達四川播州北達四川涪州由黄平達四川草塘白泥容山由永寧衛北達四川瀘州由永寧州南達廣西泗城州由省北抵寨養龍達四川播州其各小路不能悉載黎平門戸全貴鎮遠都會水陸貴州省城統括諸衢廣西五屯所居茘浦斷藤府江藤縣之中當斷藤峽右臂及白石寨十二磯濛江口之衝為諸猺

要道其間山泉佳秀獸木豐饒田沙衍沃足以裕其居而遏其患洪武間立所近增置城堡集獞兵而守之借其力以為用亦一隅雄鎮

廣西猺獞獠蠻雜生蕃類然微各有别猺多性槩氏初靖江之興安義寧古田融州之融水懐遠有之猾忌輕生烙蹠善奔能忍饑獞初居慶遠南丹之地人呼為獞今桂之荔浦修仁永福且多而忻城荔波天河永順永定尤属其慶遠思恩分生熟

二種以入編籍為熟獠無酋長版籍惟推勇者為
郎火餘自稱火蠻有撫水蠻出慶遠酋多蒙姓有
西原蠻出廣容之南邕桂之西酋多甯姓有廣原
蠻出邕州西南今羈縻州峒多古蠻地
南安在西贛州在東贛州東南為汀州汀州東南
為漳州贛州南為惠州界龍南縣山峒接惠州三
㴸寨安遠縣東過登頭嶺即汀州府武平縣安遠
縣南過打鼓嶺皆惠州由峒南安縣南二十五里

過梅嶺為南雄南安西過橫水桶岡聶都山為桂陽州奪人溪峒連接郴州桂楊州都臺總轄

瓊州居浮海中週二千餘里中有黎母山絕峻五峯諸蠻盤據號黎人最中者為生黎不與州人交其外為熟黎雜耕州地原姓黎後多姓王及符熟黎之産今半為湖廣福建奸民亡命又南恩藤梧高化征夫利其土占居之各稱峒首成化來副使徐棐有犁庭之計漸就編差弘治末符南蛇之亂

連都震聾其小醜漫突無時而息故欲拔其根株

可編甲食土或遷置高雷湖廣眞籍之亦可

天全六番無險而險在雅州故禁門紫石二關以

雅州所戍之

巴蜀地居極高而烏蒙特甚烏蒙南臨六詔東控

諸蠻故畢備諸種羅羅土獠蠻夷人悉聚

青州城中實外陷惟女墻出土而城埒平地蓋因

地勢之舊也不患於攻紹興城勾踐所築堅緻不

易攻蔚州城如盂形不能攻
儀真舊設臨江諸閘復新設攔江閘於江口引湖
水以濟諸閘且便停舶瓜洲近設瓜口閘於西江
嘴諸壩之利也亦攔江遺意瓜洲舊有通江閘後
尋廢瓜州既設似與儀真不異關通江與十壩並
發不亦可乎裏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
造以往回越壩耳
貴州偏橋清浪銅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潮龍里

新化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據上游也雲南霑益所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黄平所隸貴州厚夷防也河南汝寧所隸鳳陽守中都也河南磁州所隸山西扼壺關也山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荆也山西平定所隸後軍謹外應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運海防也潼關衛隸中軍系親戍也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援關戍也

嘉靖十五年以四川川南道地曠分眉邛雅三州

八縣建昌行都司六衛天全招討黎州安撫二司為上川南道兵備駐邛州州近省黎州至省八百餘里建昌至省一千五百餘里似遠而跡控制

舟山七十四嶼山繞圍不能進蘆花嶼在口傍故被盜

府江八百里自梧達桂中度灘瀧三百六十至平樂稍平以藩省節鎮夾於梧桂兩端而兵憲署嵌平樂兩岸猺獞嘯集去城不數里輒禦人而魚肉

之堡寨沿江為毒不息三府而北惟全州為樂土
四川馬湖叙州二府逼臨蠻獠華與夷雜瀘州不
雜夷實殷夷警成都以省藩重鎮控制西番而崇
慶雅州亦難安堵重慶南接夜郎西通牂牁俗有
夏邑蠻夷雜處夏為中夏人邑為廩君後蠻為盤
瓠後夷為白虎種順慶閬無外防保寜夔州險據
在我其地沃民殷諸府皆然當是海内樂土馬湖
叙州畧次之

湖廣省南滙交廣滇貴諸水於洞庭而受之於前
北引漢沔諸水而固之於後西承川蜀諸水而折
而過焉東有武昌縣樊山承之而為大回釣臺横
之而為小回水法縈洄而山奔不歇故有不可居
終之説大率楚廣俗悍而易動雜夷種蔓而寡東
雜之以四方来者東南人以覔利至西北人以避
地至實能容之其地氣固然也
蘄黄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壖之上腴連雲夢

之巨數古豪傑有取焉然非宅中圖外之地其水要不如武昌其險要不如襄陽其路要不如荆州東漫廬安則退無歸東中阻江湖則江西不為用肘腋之勝殊非所以成大此陳友諒所以得筭之少也

永州寶慶正據五嶺之背嶺南羣山四固故瘴為獨盛兩府嶺攤如案後曠諸湖故無瘴永州之背衡嶽為扆故炎氣較盛若郴州窪在一隅負之以

衡水障之以九疑夹之以表吉欲其不為瘴不可得矣

諸省惟雲南諸夷雜聚之地其為中華人惟各衛所戍夫耳百夷種曰僰人爨人各有二種即黑羅羅白羅羅麽些禿老些門蒲人和泥蠻土獠羅舞羅落撒摩都摩察儂人沙人山後人哀牢人哦昌蠻㒖蠻魁羅蠻㥄尋蠻色目濔河尋丁蠻栗夢歩

廣西及高廉等府山嵐蔚沓蒸氣成瘴如坐甑中

項間裘扇兩用晴雨疊更春為青草瘴夏為黄梅
瘴夏秋之間為新水瘴中秋為黄茅瘴霜降後始
無恙炎方陰閉陽洩故治者不宜發表麻黄金沸
散青龍白虎湯不可用只宜温中正氣亦或投以
薑附沈存中七棗湯用烏頭七移七𤇆亦此意平
時調攝平胃散正氣散節食寡欲戒多七情
南方蠱毒有數種蛇毒蜥蜴毒蜣螂毒草毒食之
變亂元氣心腸絞痛或吐逆不定面目青黄十指

俱黑驗蠱法吐於水沉而不浮含黑豆豆脹爛脫皮嚼之不腥嚼白礬味甘皆是治蠱法飲白水牛血為效王氏博濟方歸魂散必用方雄砞丸皆可

斷藤峽即大藤峽韓都憲雍平賊改今名甲藤絕流蔓生韓斷之周六百餘里下口潯州府西北境上口接柳州府勒馬峽兩崖壁立叢樾蔽天中流奔湍猺獞哨聚行者患之近設有上隆州以控上口五屯所以控下口風氣天成舉動猶昨陳都憲

金處行旅魚鹽瓦器以給之數年盜息復改永通峽然恐非事體令復不能守於其終議者謂摘其酋而授之職以居之稅商以充廪或為可久處

興安六峒賓州八寨亦須此意

廉州人作閩語福寧人作四明語海上相距不遠風氣相關

杭之西湖髙據上流陳同甫駭為可灌上書宋孝宗

福州城外海洲名河口居十九姓交往琉球全諳
其國姓
贛州龍南界惠州興寧徼庫徼瀬惠之長樂龍川
興寧界贛林深山嶼寒少暑多其俗巾縞純素為
尊豈有所為以鎮之程番俗亦然
閩中有流民佘種潘藍吕三姓舊為一祖所分不
入編戶凡荒崖棄地居之耕獵以自食不供賦役
椎髻跣足各統於酋長酋長名老人具網巾長服

諸府游處不常

松蕃地極寒不産五穀惟青稞一種如麥粒炒而磨酥和以食或以熬茶又有芜根白莖青葉煮為菜

莊浪土官魯經忠勇馭下嚴靜部曲以萬計其下甚感而服其子孫雖幼有調即用命本朝混一河隴勝國遺姓魯趙汪三氏趙汪今微惟魯瞖盛至此

無襄陽則荆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得以奠枕

廣西府江即灕江發源興平縣海陽山經桂林平樂至梧州左江源廣源州右江源峩利州經太平南寧之合江鎮二江合是為欎江又黔江源牂牁界經柳州象州至潯州與欎江合是為潯江至梧州與府江合東注封川縣德慶州肇慶府至番禺

縣入海三江為經其餘諸水各附焉是梧州乃兩
廣輪輻八桂門户水陸要衝民夷總節開設三堂
自成化元年始其設鎮守總兵永樂間始總制都
御史景泰三年始
沔湖廣八百六十里袤五百四十里為江漢諸水
所滙潴於太白湖洩於沌口設河泊所三十六以
課魚成化弘治以來漢淤江溢湖水渟注積滓所
澄洲沙漸起佃民估客日集因攘為業由是湖平

强半今省所為二十一水患日甚夏秋之交沱潛溢道車木堤排沙頭班家灣等處利害切要且繕功未至百年後將莫知誰何

雲南二大水俱源吐蕃一金沙江自西北来經麗江鶴慶武定東北出四川馬湖一瀾滄江自西北来經麗江大理蒙化臨安車里東南入海地勢中卬然也其滇池西洱海撫遷湖瀘沽河石地河魯窟海子俱周廣三五百里山脉局厄然也

梧州開總憲府初意重廣西其廣東山海警事漸生則兩廣之備不得兼而遥制又催募打手自梧州始其初行頗可應用後漸流玩局成虚器矣

顭榆外有神山海州外青峯山有一所十八村登萊外浮島其比如櫛沙門島渡遼者必泊舟長山島四十餘里多產鹿田横島可居千餘人唐島唐太宗征遼駐蹕石臼島金主宋髙營寨古鎮島有廵司薛島武陽侯故居不能悉紀故自淮海渡山

東者只島内行不放大洋

山東泉獨多為其地高擁下流而河南土疏水勢

所控遂成伏流至山東乃出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

海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為南

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

倉口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

里河通海歲久盡塞近王副使獻方御史遠宜力

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海人溺便安不遂

此議不可終已也

海運惲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

磧又成山突出當東陽之衝沙門旋枙處北洋之

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灘水

及沽尤河稍致力皆可免於兩險

辰州當𧇊蠻咽喉西際施州南際靖州東際永順

保靖乃五溪所出能溪明溪西溪武溪辰溪惟東

為常德古武陵桃源之境由是而五溪注之洞庭故洞庭諸溪洞之庭除也

海遺乃荆州北險築横堤引水作三海綿亘數百里又為八匱蓄泄水勢今盡占為民田非惟失荆州之險其地十年六七澇苦於無所瀉潴

金衢徽諸水入江至嚴州一峽口諸山水若齊發嚴州鄊雁水患至盈五丈餘

太湖介蘇常湖三府之中北納荆溪百瀆南納雲

溪七十二漊荆溪百瀆上受金溧常廣諸水東瀰既立宣徽應天之水皆出大江霅溪七十二漊港口日淤苕川勢濟嘉興分以東洩湖之所瀦自吳江長橋出合龎山湖以南入海為松江自大姚分支過澱山湖以東入海為東江自鮎魚口北經蘇郡之婁門東北入海為婁江又有胥口白洋灣鮎魚口三支流惟吳江長橋築而茭生沙壅松江之勢緩惟大石趙屯等浦淤而澱山水阻東江之勢

緩惟七浦鹽鐵等塘滯而陽城水阻婁江之勢緩近來三支流慼瀉白茅港北入於大江以達海而白茅港遂致淤淺

震澤注海三江淞江一流已久為淤上海之南蹌浦口即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即婁江常熟之白茅港乃震澤餘流向北注之揚子江者水勢東南為順今慼流白茅港漸濟於北則長橋所為害具明驗也故陽城昆承流壅復浚吳淞江南北兩岸

定安諸浦閘道北注劉家白茅二港又大黄浦流

壅傍浚范家浜閘道注蹌口皆引水北流以順其

勢而三吳勢占水利日盛莫知於何底止也

保寧漢江客舟可直遡漢中再上徽州徽州以上

止通浮筏保寧又一水自西北来至巴州可通舟

下渠縣歴入大江

夔江平近重慶有險上叙江又平近馬湖又有險

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一帶運河每患淺練湖高

據欲厚所瀦而時洩之可濟緩急

瓊州東畔水道文昌之鋪前清瀾會同之調懶樂會之博敖萬州之運塘南山之李村崖州之臨川諸港不可泊舟其西畔水道澄邁之東水臨高之博浦儋之洋浦昌化之烏泥感恩之抱羅崖州之保平諸港有灣汊俱可泊舟

黄河自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界不為患决溢惟開封大名居多二府地曳斥孟津而下無

山岡東隘且土疏善崩又下流所受已多旁無渟
潴而河身易淤冬春止丈許其湍駛不能遏固勢
也古黄河周定王五年徙砱礫始失故道漢而下
徙决無常漢武帝時已通淮泗宋太宗時始入淮
自是南北交注令河水全達淮入海一道自開封
蘭陽縣趙皮寨口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
夏邑宿州下符離橋出宿遷縣小河口至清河縣
入淮乃嘉靖七年新開趙皮寨口今盛流一道自

趙皮寨口至寧陵縣南入渦河經亳州蒙城懷遠縣出荆山口之西開趙皮寨口今由焉一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黄陵岡蔡家口縷水堤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下清河縣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梁靖以上至儀封北乃黄河東行舊道此三流之南又正統十三年徙開封西北滎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林集口經虞城縣碭山縣四口衝

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又正統四年決曹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雲橋今塞又嘉靖九年決單縣東北流衝出穀亭運河今塞又弘治二年決荆隆黃陵岡口經曹州濮州出張秋運河今塞

自祁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亦集乃河而西總入硤口穿沙磧繞出為黑水放於南海禹導弱水不言其所極有黑水為續耳

居延海青海烏海皆在磧石西傾岷山岡脊之西

之北大勢既不能東復為山阜所扼不得直趨以南遂成大瀦

海潮應月浙廣福等處潮俱有信瓊州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其大小應長短星不隨月

岳州西境慈利縣諸蠻門戶令立九谿等二衛四所及桑植安撫領美坪等十八峒

過江運道之徑自常州西得勝新河或孟瀆出江入泰興白塔河出揚州灣頭鎮省瓜洲搬壩之費

若江洋畏警暫分掣鎮江儀真通州軍截守漕艘無慮也海運三道初元巴延建議自上海劉家港入海經揚州海門黄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歷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陳便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撑脚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

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徑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登州沙島門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北二道尤便

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

雙塔榆河引一畆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

閘以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御史吳仲議修築

立五閘閘置剥船六十每米一担减陸輓費銀四

分五釐歲省漕價十萬餘兩

明初安插降人於雲南廣福等處有事則調用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松江口而要在蘇州

故崇明吳松江設所而蘇州重鎮設三衛江北淮

南海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塩城而要在揚州高

郵淮安故泰州通州興化塩城各設所而惟揚州
高郵淮安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為重鎮設三衛
淮北海防患在東海守在海州而要在邳州故東
海海州設所而邳州設衛
左右二江之中設奉議馴象南丹三衛以斷其運
奉議居貴縣為潯州西徼馴象居横州為南寧東
徼南丹居賓州為柳州南徼
松潘遊擊一員領松潘遊兵一千住劄龍州上下

江油縣漢關墩往來又遊擊一員領疊茂遊兵一
千駐劄疊溪往來鎮平歸化等堡及抵茂州疏通
道路松蕃威茂各專設兵備安綿兵備轄安縣綿
州石泉江油縣龍州一帶總兵官守松蕃控制諸
路左叅將協守松蕃東路自小河以下直抵南路
茂州土地嶺地方右叅將協守松蕃南路分管威
茂疊北至永鎮南至保縣堡幷茅迭六關駐劄茂
州

太原周七百餘里無山太原北至代州三百里代州又北三十里始入山過雁門雁門山厚四十五里偏頭雁門寧武三關乃通此山之陽也偏頭至雁門三百五十里至寧武一百四十里雁門寧武一山兩口雁門山中三關十八隘口代州過山至大同三百六十里大同東南為蔚州東為渾源州正南為應州西南為朔州朔州西南一百四十里為偏頭關大同以西偏頭關以北皆鹵地總督雁

門駐劄代州所以防其入總制宣大駐劄朔州所以便其運

廬州舒城北峽關八蘄黄巢縣東關西關為江淮要路山由岷蜀来至此始斷開一峽口舒城又有龍卧石索二山寨險要

滁州西通廬鳳有二關一清流大關要路又北小馬鞍關

弘治間巡撫童軒䟽議捐𢑱疊溪自松蕃髙屯堡

迤南茂州鎮西鎮迤北移疊溪千戸所於高屯茂州衛守戍宿於鎮西橋餘所輪戍放回歳省兵糧七萬餘廣州府清逺設兵備過西北山寇東莞設兵備當東南海警清逺之北為英德其西為連州連州北與西逼通臨武江華及懐集賀縣深山猺徒所集故連州設守備都指揮又布列廵司東莞當虎頭門之正衝東連惠州山海而大鵬鹿步切隣警地故大鵬有所又白墳南岡營有守備指揮

韶州北境樂昌仁化北界桂楊郴州林深俗梗故湖廣設兵備於郴楊廣東設兵備於清遠夾立兩鎮東南翁源界惠州事頗緩列黄岡桂山丫二廵司及六關隘

潮州府饒平之柘林澳惠来之梅林海寇巢穴程鄉員子嶺通江福大埔諸隘通上杭永定饒平黄岡通詔安政和峒谷險邃且猺獞淵前編户殊少海上五嶼諸番過東之窟

肇慶西恩平陽江會處鹿圍黄竹橋乃高廉雷瓊要衝

封川之羅傍營西三十里峒民下城地衍田腴天險四設議者謂宜移兵署廵司控之

高廉處置營屯甚密然猺峒驕肆要是孽子孤臣法玩情疎耳廉雖以生珠之地氣鍾於物且南海北梧西交東高又四民為俗係全廣輕重以兵憲鎮靈山必有可運制之者

雷州直出海中有圍洲周廣七十餘里内有八村
專業採珠
下海大船倭國禁嚴不敢造皆仰給中國地方造
者饒安之梅林漳州之海陽
榆林餉道出魚河堡榆林命脉一魚河持之
吐魯番自肅州外西寧而南至雲南西北之境皆
其地洪武初立為烏斯藏都司衛所宣慰宣撫司
凡三十三以覊縻之歲通朝貢有警遣西僧諭之

即巳其岷州洮州河州在陜西境者舊亦吐蕃地
今久内屬惟差南近四川松蕃地險而易生梗
甘肅以西番夷相界北額伯爾阿爾圖竄居西海
乃西寧西境西寧衛地方番帳凡千餘一十三大
族番人漸以南徙中國茶馬之利大為減失
疊州生吐蕃界四川松蕃陜西洮州之中且東接
陜西岷州其地山多層疊番夷出没為患不細洪
武十五年指揮馬曅以三萬卒擒獲其酋鍚呼格

五千餘衆全師以歸要渠三面受敵勢不能應故取之甚易今復為番族有其地自後周置州歷隋唐宋元皆為中國郡縣宜不可終棄但令林密道塞内犯少息可姑置之

雲南所轄夷民率僰羅二種僰人與漢人雜居充役公府羅羅性多疑深居山寨人得紿害之

雲南通貴州商道東路白水平夷亦資孔一帶如分水嶺炒鐵溝龍井鋪小哨兒等處西路南寧松

林炎方需益州一帶如老雅林桐居塤石灰窑梭羅灣等處夷羅不時出沒搶掠商貨又貴州倚蘭寨等處賊徒互相勾引官兵勢難禁捕各驅本地夷守護稱其旣廩費出於商而官爲取發兩全之道也舊曾有議興輟不時并官費口糧及令夷自索商保路錢皆非善計

江淮之形合則表裏之勢成壽春合肥之守堅則南北限而江淮互爲蔽故魏得壽春合肥而吳不

敢窺後出廣陵吳乃可以為擒東晉至陳彭城盱眙江東盧壽皆入南境及陳宣帝盡以歸周而陳亡

貴州宣慰家水西所轄長官司四十八每司銳卒數千

雲南惟麗江富饒

溫州東南福寧南南紀嶼海盜巢穴至冬俱歸泊又宮前嶼上馬溪曲溪口俱漳州對出雙嶼港在

定海外一潮可到

定海一潮下舟山起陸八十里至沈家口出港十里許至烏家口出蓮花洋半潮至普陀

自安吉獨松關陸路至杭城元大軍取宋路

自杭由長興之金竺關入南都為捷徑

終南山産山花火頭根僊人掌黄精百合山柰山藥芋頭可食竹山房縣一帶出蜂蜜花椒木耳又

金州以南生紅花皆自然之利可隨取

川路壩底堡左隣白草龍藏獨坪三溪青岡坡甘松第坡野猪坪等寨右隣青片板舍白若羅打鼓巴地赤土神村永楷曹磨蒿坪等寨近何總兵所開

滇池出郡甸至松花壩下盤龍江今壩築挽其水沿山散流七十餘里能灌田數萬畆其餘流繞碧雞山西南而出

硐橋在硐門外以鐵索為橋

黄河濟具名横脫乃羊皮也繫於兩腋之間以手
划渡大江濟具名浮環如帶匣斜負肩側可游
褒城縣北即連雲棧棧南口為褒谷北口為斜谷
谷中水名黑龍江縣北八里過雞頭關十三里抄
七盤嶺入棧谷北口為寶雞縣中歷鳳縣褒城縣
南一百二十里過松梁關二百七十里過米倉關
俱巴縣界饒風關在西鄉石泉之間大散關武休
關陳倉和尚原俱在鳳縣宋紹興中金破鳳縣和

尚原進攻畧陽偲人關

沔縣東北通秦嶺西南控川蜀金牛峽縣西一百

七十里陳倉古道縣西二十五里漢中前控六路

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

馬

城固縣南木曹關可通西鄉及通江蕭何守漢中

修城固北通關山道由盩厔鄠縣入關中盩厔小

道老子青牛所過令尹喜授經之地

自商州商南藍田咸寧武功長安鄠縣扶風岐山一帶山俱謂之終南

駱谷自盩厔東南三十里有道入洋縣北三十里為灙谷南口曰灙北口曰駱實一谷也中距八十四盤唐德僖幸興元由此

金州為秦頭楚尾

征蠻法全剿不如殲魁明捕不如暗執征戎法避鋭不避歸殺衆不殺降

峨眉抵鎮西新開路自峨嵋縣至箭坪公館金口堡玀狪公館入水路至嘉定自嘉定至板房堡一碗水堡龍溪溝堡木坪公館麻溝堡舒快公館小菩薩堡不一百五六十里至鎮西
大相公嶺邛郲山俱在滎經縣為黎雅之隔山高甚又險隘相公嶺山接瓦屋相公嶺縣西百里瓦屋山縣南百二十里邛郲山縣東四十里
由相公嶺渡河入建昌瘴毒且甚獰猓鐵口生番

時發自來有峨眉抵鎮西别由之路洪武初景川
侯議復尋廢嘉靖間各兵備議復亦尋廢
鄱湖口殊曠贑瑞閩廣之盜所出没如登陸則池
之建德徽之祁門可以四達兩邑宜於設戍令沿
湖建廵司十有四雖足譏捕而冦盜每時發

營陣

史記於韓信世家中其平生陣法如囊沙背水木
罌渡軍拔趙幟立漢赤幟諸事一一詳載無有遺

者蓋古来用兵未有如信之神異莫測者太史公委曲如此盖重之也戰國時惟孫臏斬龎涓一事差可與信比肩餘皆不逮也

兵家時日之法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干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之法

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南西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用師之道有太史以占天時太史之執同律之類是也

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孤虛

金仁山曰兵家用日時方位法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時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虛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日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倣此王相占其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

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遯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遯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

趙悳曰戰陣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機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書

所尚也

兵之制始於軒轅其道貴一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故謂握奇葢言一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正以出兵立老營以爲家奇以禦敵設陣勢以爲戰風后軒轅之臣乃司兵故謂風后握奇經正者所常居握而運之其惟所餘之奇奇隨時應用零出而不二故謂餘音

陣之爲八謂因井田以制非也握奇之握謂九開

方而將居中增一陣非也八八成行則陣六十四
何得言八奇無不握流行於六十四陣中不以九
握其八也故四為正四為奇以是而為八盖并言
其用正以言體用即遇敵以出戰天有衡本圓而
立為方地有軸本方而運為圓天地各前後衡所
以駐之為出隊之具風雲附於天地所以挾而助
天地之為變衡重列各四前後之衡各四風接居
四維圓之所為圓也軸單列各三前後之衡各三

雲接居四角方之所為方也圓之所設以禦方方之所設以禦圓此皆言其體於是遇敵設戰用無定形而龍而虎而鳥而蛇各以時出虛實以為二壘動靜以為措宜化裁以為戰勝

陣勢雖八不得分而視之天惟主衡而無陰不能行地自成軸而無陽不能配風雲之附藉於天於地言有所起也而天與地無其附則未足以成全用於是而四奇所由生皆四正之宗嫡千變萬化

不脱本母故古之奇兵兵在陣内求奇兵於陣外則形露必潰大將明賞罰為首事欲明賞罰必由好惡之公學問最難處是公好惡此處未消磨不可以言大將

遊軍選鋭先出遊軍定兩端先鋒策先鋒所以為陣始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殿後策殿後所以當敵遇或驚其左或驚其右所以助跳盪聽音望麾獨往獨來力不可輕故當正陣三分之一

正奇一物營陣一事營為居生陣為戰作居而為正戰而為奇正以守其常奇以應其變神而明之化而裁之不以動靜有無有所息戰無正形形隨時而立然而未嘗無一定之體居無奇設設無時可襲然而未嘗無必守之法故神明而化裁流行於動靜有無之間以正合以奇勝兩相為用故為一物以必然者視正任意者名奇又非正奇之實世復有以遊軍作奇則遠之甚矣

止則為營出則為陣皆以言其體所謂正也因其所遇以為出則隨人隨地隨敵隨時變化無常是謂奇八陣之正可圖可言奇不可豫言豫圖廣都土壘魚腹石磧一也如人立家各任其基局其惟天衡其惟地軸其惟附天之風其惟附地之雲則兩端中央前後之所生以之為自固為可守其惟龍飛其惟虎翼其惟蛇蟠鳥翔皆由是出以之為設局為應敵輕重之權鎮於中外剛柔之節列於

陰陽取舍之宜生於方面以之而訂虛實等主賔

量進止隨在以為用然後為奇則是合戰之陣

陣之行次先右兵尚陰道先虞候兵尚探先角聲

兵尚一耳必於角兵尚木求其生先馬軍兵尚速

右而前前而中中而後後而左凡中不使離乎中

兵尚主主尚權

李筌言曰兵猶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以制勝

能與敵變化取勝謂之神庸將以教習之法為戰

敵之陣不亦謬乎宋人有不然其說蓋荃能言其
意所以輕迹古法云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
古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合用三軍二軍有成算後
世兵無一定之數各隨多寡可為陣必以若干成
隊若干成軍則拘矣惟平時練意不可不備
古名將李廣竇嬰祭遵李勣等皆極廉約不私財
故蓄恵不倦愛士能得其用這是世人命根此處
得則我之根培於御人得則人之根益培根根相

培造化日盛

校士先結伍法左傳云先偏後伍司馬法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定尺籍伍符左傳鄭子元請為左右二拒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以敗王師偏車乘也先車而後伍以伍乘車之隙而彌縫其缺漏穰苴以五人為一伍尉繚子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令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

家殘漢制尺籍伍符尺籍書斬首之功於尺板伍符伍伍相承

李靖六花陣本諸葛八陣而變後世謂八陣以九宫為法六花陣以七軍為法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是八陣制外畫之方内環之圓是六花法方是立局圓是結伍此說非也變是變其形局其為正其為奇其制營其結伍其周意為鈎連其委情為曲折一也而未嘗變也

曹操兵法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前後中為三覆不言兩廂軍何也舍藏變化曹術所寓四頭八尾散合正奇不定當其轉戰徹遊騎而前退戰騎而後而化分陷騎以為用故兵法須識意不識勢識勢不識形在神其妙

兵形五變方圓曲直鋭因地而為之者也李勣兵法有牝壯方圓伏因人而生之者也

范蠡兵法先用陽後用陰盡敵陽節盈吾陰節以

奪之其曰設右為牝蓋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蓋深於計者也

田單為燕所圍命一人假為神師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遂出火牛大破燕此以天官時日為我用不用於天官時日者也

趙盾帥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蓋我軍既有節制彼衆亦正行伍豈可輕合

光武收銅馬鐵脛五播大彤尤來大鎗時按行賊

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這是兵家本錢

太公云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散合無常

形要須識辨

孫子曰可勝者攻也不可勝者守也皆以敵言之

也敵有間則攻不以我强弱為攻守其自治則當

先為待矣

兵法以伍為要小列之為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

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

其卒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奇之於正如五而一益重本也兵之要不虛内以役外重末以輕本洞當勝中黄中黄勝龍驤龍驤勝鳥翔鳥翔勝折衝折衝勝握機握機勝虎翼虎翼勝衝陣衝陣勝洞當言得用奇之道也用奇之道惟先自識為難吾見定知彼知己彼誠中黄也而吾能誠洞當也則勝彼非中黄也而吾之洞當敝過時而用近似而用士不精而用藝不備而用也則不惟不勝而

累而以責陣法不驗可乎哉

十二辰陣成都碁盤市江田植芋法九曲燈詳整周匝總是布陣一理雖一一倫具簡以御煩堅以待滲若堅而不簡令人難守煩而有滲令人易窺李靖陣裴緒陣穰苴陣彌牟魚復陣會得分數明只一法李筌楊師晉獨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均列而為八後世異之若真會得已為名識

安營九法九地十八避隨形隨時警備只一心生

於警備之心無形無法疎密生於時非守前人故套

葢凡老營立可守可攻如人之有家否則是遊夫路旅

裴緒新令數尚十只從五法起每部前後曲總是兩其伍百人曰隊二隊曰官二官曰曲二曲曰部部以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官以前後隊相隨隊百人為列列十人為對對則伍也隊分為

團團合為隊團則十之伍也方圓牝牡衡方罘置軍輪雁行陣雖八皆自方為變巳為知要後尾常山楊奇備伏且以應權

陣方以備曠圓以御險偃月之情險之所生偃月為圓之半圓當用而半所補於圓者地也

虎鈐四陣即四奇而言之不言以正合也飛鵰為衡重霞為細長虹為扼八卦為周以飛鵰當灣以重霞當直以長虹當突以八卦當圍隨變化生形

於敵者陣不可踈踈難應不可密密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捷不可使過輕不可使淩實不可使不應正不可使不知變此虎鈐之法也李靖以正兵為應敵之陣諸葛擒孟獲馬隆討樹機能藥師平突厥皆為正兵以勝又言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又以兵少地遥而用正乃知其正兵之陣因行遠深入敵境即具所布之行陣以應敵不待更作轉發而變化因生其間者耳蓋惟専

倚車用且戰且前奇即是正正即是奇

教武之功愈習而愈無窮教武之器更述而更不盡種種安排只三官不謬五教不亂是簡易包括

教須以寡傳衆以暇寓忙當事三令五申又曰閲以成家校以習意悠而優之使自得之

品武孫吳為名家然兩家不同局若詳戰事孫誠精吳論意在威國以運於用而以兵為緒餘其無

王心則同

用衆必素有練以不教民戰為棄民近世乃不得已而興召募此非用衆正法兵專重選將將得而練成將選雖重才賢尤貴習久與士卒相便近易於轉擢突臨新卒恐非所以為選也

樂毅不下齊兩城不下云者知七十餘城之皆下之也不以德威自服而待勦於兵刃曾曰下之乎此毅兵法之善也開彌廣之路長容善之風其為道光而賢智托心蓋意兼天下者也

太史公謂田單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守之慎而難也後如脫兎敵不及距發之決而勇也當家無慮濟濟獨於單發之單不專於技擊爽深而功易施也

李廣軍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籍事此深得古兵法故敵屢犯而不為害其遠斥堠疏於近而密於外有所以當其處者若程不識謹嚴同出機

軸特宏狭緼露可以見才力淺深其受成顯拜係

諸遇而已君子不道也

文中子有言强國戰兵伯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

戰德皇國戰無為言戰而至無為則戰法無所施

不得已而受命焉知其所從事不可苟也斯意劉

誠意葢知之曰善戰者省敵湯武之所以無敵以

我之敵敵敵

司馬法誠是周家兵典節節不忘所本殺人安人

以戰止戰王者不得已之意盎然具見雖嚴位用衆篇專發明治兵應敵總不脫這意後世有謂出於穰苴穰苴豈能見到於此

聖人神武而不殺性立而弛張時仁義具武士慣家手熟不免横剌之慘積以成見發之而不自由所以强兵有制即其所有事堅束之使不得擅施犯者必罹重刑練既成雖非性出習與性成故曰小人而和於君子勉意以事上豈其性哉接物而

變已者也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三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四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刑部一

刑部在皇城之西與都察院大理寺並列而為三法司設尚書侍郎掌天下刑名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置十三清吏司如户曹主兩京十三省之奏當凡宗室勲戚官吏軍民罹于法者詰其辭察其情偽傅律例而比其

罪之重輕律例所不及者上下附以請凡兩畿十三省歲讞其死罪刑平之凡詔獄必傅例請上裁凡應減者下就輕應加者上就重重不得至死凡律例有殊旨别勅詔例榜例非經請議著令者不得引為比凡死刑即決及秋決並三覆奏涖戮於市凡贖罪視罪輕重為差斬絞雜犯從末減者聽收贖凡簿錄俘囚配沒給賜官私奴婢必籍知之凡籍産不得及其先墳塋凡贓罰計估易銀歲杪類入內府凡獄成移大理寺讞平焉凡訢

究家內皆自下而上急者擊登聞鼓凡重囚京師歲霜
降會五府九卿科道共慮之以請情真者決矜疑者戍
邊有詞者調所司再問比律者監候五歲請旨遣官出
京府兩京十三省審録減釋寃濫者凡夏月録囚免笞
刑減徒流而下刑辨重刑凡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葺囹
圄固械繫而時其飲食有病醫藥之凡官有過紀録之
兩京歲杪請勑𠟱除紀過凡大祭祀止刑凡四方有獄
受命而往成之以名例攝律條以以准皆各其及即若

括律詞義以五服參情法以墨涅識賊盜宗人不即市宮人不即獄悼耄癃殘不即訊

周禮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視國俗為重輕制御世之權不顓之於法此其大綱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農功而糾其力作為野治也二曰軍刑上順命而糾其失守為軍律也三曰鄉刑鄉首善上德而糾孝孝

德之元也四曰官刑上功能而糾職職官之守也

五曰國刑上愿而糾暴國兆民所聚風易澆難淳

故糾暴民歸之愿為紀法守也亦不顓之法彼司

刑之所司者法也非制法者也而刑莫先於罷民

罷民者民惰於教不昏作勞如湲瀍者然是滛酗

之所生敖狠之所始民俗所以日偷而不可反也

其害人也泰而固未麗於刑也故刑之則已重不

刑則亂俗而傷化故寘諸圜土而收教之日夜施

九職工事焉而役之用其力以强其罷書其罪於方版著之背以恥其心而冀其改則教道存焉耳蓋環而教之也故圜土非其獄之謂也能改者復之三年不齒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則止惡於萌坊俗於忽王教之為俗化慮至遠也

小司寇聽萬民之獄訟用情而訊之至旬乃弊以五聲聽訟求其情一曰辭聽謂辭枝辭淫若直也二曰色聽謂色怖色怍若定也三曰氣聽謂氣懾

氣喘若氣壯也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謂視聽直則端不直則眊惑失常也其制五刑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量慎測深淺之宜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猶恐其未也必三刺三宥三赦以求其衷三刺者一訊之羣臣再訊之羣吏三訊之萬民所謂疑獄汜與衆共之者也衆疑赦之矣即辠麗於罰衆所宥雖上刑下服舉與衆宥之所刺即下刑上服舉與衆刺

之也不顓之於法惟用中於民故曰國人刑殺之也猶未也司刺者又得以不識過失遺忘而宥之幼弱老旄惷愚而赦之至國有大獄又得以親故賢能功貴勤賔八辟焉麗邦法以議之則其所求諸刑者為已悉矣乃歲孟春士師以木鐸徇於朝以邦之五禁書懸之象魏浹日而後斂以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國有事則又為五戒以先後之一曰誓用之於

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之於田役四
曰糾用之於國中五曰憲用之於都鄙斯曷非欲
法令著揭無使罪麗於民欲民恊中懐德而邮無
麗於法也哉
刑官在朝者謂之士師在六鄉謂之鄉士在六遂
謂之遂士在各縣遂謂之縣士各掌其民之數夫
謂之士者理官也士居四民之先而列五爵之一
列官分職不皆謂之士而理官獨謂之士者盖以

此官民命所係天討所寓國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於此故非明理義備道德通經學者不可以居之自虞廷以臯陶為士而周人自秋官卿以下皆以士名盖示後世使知刑官之重而不可雜以他流也

刑法之名雖非王道所先然讞議刑名不通律法不可以從政先王之教禮律並設出乎禮則入乎律故明習法令亦所以佐禮教之不及也宋人設

刑法科以試諸吏選人任子亦試以出官非無見也

自古哲后惇臣曷嘗不以刑辟為天典重用之哉典著欽恤誥表敬明記稱論量慎測必即於天倫此其意至精故咎繇元德羣聖宗焉以作士制百姓於刑之中用期於無刑司寇蘇公敬由獄周公作立政訓王諄復紀之誠重獄也重獄重天民也自敎之衰寘以五刑為癉惡之具靡知為倫敘當

即也於是乎哀矜勿喜之意忘甚且愉快喜之豈
謂天德哉又何以敬刑弼德司天民命也先漢時
攎忠守法清議之臣猶能本經術明常教以决事
而張廷尉令天下無寃唐徐司刑身視鴻毛法視
泰山以其死衛生民之命即古今難之矣
三代而後稱嚴刑者曰秦曰隋漢高入關約法三
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民大
悅隋煬帝淫刑以逞行轘裂梟首之刑天下潰叛

唐祖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已又頒新格五十三條惟吏受贓詐冒盜府庫物罪不原餘悉除去隋法物已又詔裴寂等更撰律令本前代法故為書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户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闘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一以漢九章為守律家以為集大成焉唐末迄五代刑罰峻深視人命如牲牢而國祚日促周世宗用范質議律條

猥繁輕重失衷詳定之曰刑統行焉宋祖即位與
天下更始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喟然
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
之密耶故自開寶來犯大辟非情理深重者多得
貸死懲五代牧守皆武人多率意用法擅殺生著
令諸州所決大辟奏當上咸委刑官詳覆吏坐深
文故入終屏斥不復甚者流故由是吏皆持平法
網晏寛

宋以忠厚立國立石太廟戒子孫勿殺大臣勿殺上書言事人勿殺柴氏子孫其石封鐍甚固每一帝即位赴廟受戒誓手啟而仍親錮之歷代相沿不敢渝故當時名臣項背相望號稱小三代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

後惟秦王巴延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録無寃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

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輕典之為尚百年之間天下乂寧亦豈偶然而致哉

大明律令

明太祖洪武元年定大明令百四十五條頒天下制曰朕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

人既難知是啓吏之姦而陷民於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於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兹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洪武六年命中書省詳定律法諭之曰凡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吏得因緣為奸則所為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也卿等宜盡心參究

凡刑名條目逐日上朕親酌議焉律成宋學士濂
具表言皇上登大寳而來保乂臣民孳孳弗怠訓
廸羣工諄復千言惟恐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溢於
詞表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陷於罪
戾法司奏讞惻然弗寧多所寛貸是神禹見辜而
泣之心也惟貪墨吏承踵元獘乃不得已假峻法
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
六易弗倦茲特勅臣刑部尚書劉惟謙等會衆律

重修以恊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革臣以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唐舊自名例以至斷獄十九篇中采用已頒舊律二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為三十卷每一編成輒繕寫上揭之西廡壁端親御翰墨為之裁定聖慮淵深稽天揆人成百代之憲具易書之奧好生之徳洽

於民心俾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改
過遷善臻雍熙之治何其盛哉詔頒行已定設六
部復更定以吏戶禮兵刑工為六類析篇目為十
九約條為四百六十析戶婚為戶役婚姻分鬬訟
為鬬毆訴訟分廐庫為廐牧隸兵倉庫隸戶分職
制為公式改屬吏受贓隸刑凡刑之名五曰笞曰
杖曰徒曰流曰死死二等流三等徒杖笞各五等
死刑至重者曰凌遲徒流重者曰遷徙曰充軍凡

慾惡之戮十曰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内亂凡貪墨之贓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名雖沿唐而因時定制縁情制典自有法律來所未有

洪武三十年詔刊大明律將大誥内條目附其中

御製序言朕有天下倣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

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之人謂刑為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約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刋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律制

凡刑五服以定之九族以齊之六親以别之五刑以用之七具以差之十惡以誅之六贓以等之八議以貸之五則以贖之斬衰三年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大功小功緦麻是謂五服自高祖至於元孫上治旁治是謂九族妻為夫族服妾為家長族服出嫁女為本宗服為外親服為妻親服為三父八母服是謂六親笞杖徒流死笞刑五一十至五十杖刑五六十至百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流刑三

二十里至三千里死刑 二絞斬是謂五刑笞杖訊杖枷杻鐵索鐐是謂七具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内亂是謂十惡監守自盜贓盜贓竊盜贓枉法贓不枉法贓坐贓是謂六贓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賔是謂八議應工贖輸因糧贖輸灰贖輸甎贖輸水及炭贖是謂五贖

律意

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犯徒流者得贖存留養親教民孝也凡同居若大功以上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婿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得相為容隱奴婢工人為家長隱者皆弗論泄其事致罪人匿者亦不坐教民睦也民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得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老疾犯殺人當死者奏聞取上裁盜及傷人者

得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
刑教民養老慈幼矜不成人也犯罪未發而自首
者免其罪輕罪發覺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與民
悔也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以老疾論犯
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以幼小論從民可哀憐也
二罪俱發論其重者若一罪已決餘罪後發者等
勿論重者并計前罪以充後數示民輕省也其本
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以輕論其本應輕者聽從

本法憫民疑也罪得減等二死三流同歸一減開民生也

敎英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贓證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恤之者蓋仁之

至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

葉良佩曰讀國家之憲章至法令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深哉仁乎雖使舜皐陶復生其無以易之矣夫象刑之不可復也猶江河之不可挽而登諸山也是故聖人之治天下必緣時以定制鏡古以修今要在於垂諸後紹俾不可易斯巳矣國家之法雖本於李唐之十一篇然或芟繁定舛因事續

置大抵比舊增多什二三而祥德美意殆未易以
言語殫述也姑舉其大者如以笞杖徒流絞斬定
為五刑而釱趾蠶室之制一切剗除以六曹分為
類目而擅興事廐庫等篇悉為裁定代背笓以臀
杖而數無過百易黥面以刺臂而法止賊盜他如
見知嚴於逃叛故縱深於捕亡收孥連坐之條獨
於反逆大不道者當之凡茲皆法之至善者也至
夫圜土之制嫌於太重則貸之以輸作嘉石之制

嫵於太輕則罰之以苛校盜官藏受贓枉法罪皆
死又嫵於太重則著為雜死之命而聽其贖鍰與
輸馬由杖徒一轉而入大辟嫵於太疎則定議著
為徙邊戍邊永戍之令不與同中國凡茲皆損益
於累朝而令之至善者也其有冥頑不軌之民或
情罪弗麗於法者復許所司比議奏决以行曲而
不苛平而難犯盖肉刑雖亡而厥威故在象刑無
事於復而欽恤之意未嘗不行乎其間也噫澤深

遠矣雖舜臯之為法其何以加於此哉或曰刑以期於無刑也自國家迄於今兹幾何世矣桁楊之囚溢於户外而獄訟不為之少衰豈所謂不犯之法乎曰此非法之過也用法者不得其人之罪也今之用法者有三蒙有二厲而其原則始於好惡之未明於上焉耳何謂三蒙闇於推鞫者其情謾昧於法意者其刑舛疵於官反貨内来者其寃滯何為二厲徼公廉之譽則以深刻為能任喜怒之

情則以巧詆為用何為好惡之未明大吏之深刻巧詆者既以能名而闒昧愞弱之流亦復循資積勞以躐高位茍為若是夫安所憚而不厲不蒙此吏道一大瘢也統兹六患將惟滋獄速訟之不暇而又何衰之可圖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嗚呼如有作於上者得兹六患之説而變通之則國家無刑之效庶幾其可冀矣

卭濬疏臣按唐虞三代以来俱用肉刑至漢文帝

始廢肉刑用笞其原葢権輿虞刑之鞭朴也除死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之然未為笞令所笞之具無常物所笞之處無定在景帝定箠令箠之制始用竹受箠之處專在臀魏晋南北朝其君臣仁暴不同其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同隋文帝始定為令之五刑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夫挾捧束杖車輻𨍏底之類盡除不用唐宋因之制為刑具各有等第本朝於大明律卷首作為横圖

以紀獄具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
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三分五釐以上皆以
荆為之長俱三尺五寸枷以乾木為之長五尺五
寸頭濶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杖罪以
下有差手杻長一尺六寸厚一寸鉄索長一丈鐐
重三斤凡為笞杖皆削去節目用官降較勘如式
然後用之不許筋膠諸物裝釘應决者用小頭臀
受其大小厚薄視唐畧等比宋則尤為輕焉祖宗

好生之心雖為惡之罪人惟恐或有所傷而為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徳浹於民心百年於兹近年以来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為刑具如夾棍腦箍烙鐵之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違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伏乞聖明申明舊制凡内外有因襲承用者悉令棄毀然禁之必自内始敢有仍前故用即以所制者加之庶使太祖皇帝慎罰之意恤刑之仁所以著於律文者萬世之下恒如一

日所恢皇仁於九有綿國祚於萬年者端在於斯

馬文升疏臣伏覩大明律一欵凡國家律令參酌

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

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决事務每遇年終在内

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

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

一月再犯笞杖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叙

用欽此欽遵外竊惟國家大事莫先於刑獄刑獄

所重莫先於人命盖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
復續一女含寃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
其寃抑之氣有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古
帝王莫不慎之故舜典有欽恤之言周書有敬慎
之戒下至漢唐法家多取專門趙宋刑官設科取
士皆所以慎刑獄而重民命也仰惟我太祖高皇
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
魏律至於五六爲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重

會衆律親御宸翰為之裁定務協厥中而於人命
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於律
意務為講明奏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
以時而天下無寃民焉近年以来兩京法司官員
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州行
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
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
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

就發落且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為害未大至於人
命一有所冤關係非輕且如强盜窩主重在造意
若窩藏强盜而不造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
懐挾私讐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懐挾私讐若
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勘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
毆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殺鬭毆殺人若兩人相爭
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鬭毆殺人一人未曾動
手一人打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

律意人多忽略有將强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
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致死本無私讐故勘
情由而俱問斬罪者有本係鬬毆而問擬故殺斬
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却擬鬬毆殺人絞罪者甚至
謀殺故殺無屍簡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真罪當
奏請處决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奸其夫別項身
死而問擬本婦因奸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奸
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為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得

數年之間各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處决幸蒙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着恭遇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明詔强盜無贓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决重囚近日辯理寛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决則含寃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傷和召災者果誰之咎欸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

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况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惟聽於主文之人蓋由廵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伏乞勅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并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

畧置而不講其問囚之時叅錯訊勒務在得其眞
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
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辨明及通行天下大小
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
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
察司分司官按治去處遵依大明律內事理從公
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
請并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勅吏部行移法

司將撥去進士就令與現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是亦前代刑官設科取士之意也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獄無寃抑而世底刑措之美原係講明律意以重人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刑部尚書何喬新疏伏覩律欵言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須親告乃

坐又欵言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告子孫婦者各
勿論竊詳律意蓋謂父子祖孫天性也子孫子孫
婦悖戾至於毆罵逆天性甚矣故坐絞然恐他人
詆誣成罪故曰須親告乃坐謂他人雖告不坐也
邇刑官遇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婦罵者不
問虛實輒坐是親告即坐矣使親告而即坐律又
何有誣告子孫之文乎凡愛憎之偏人情多有有
因後妻之譖而憎前妻之子若婦者有溺愛幼子

而惡其長子者有欲奪孫之資産歸其子者有憎其子孫遂及其子孫婦者使親告即坐雖恭順如薛包孝友如王祥父母一有言將不免於死豈不痛哉請自今勑中外官須鞫實乃坐其誣告者自依律擬斷伏覩計贓科罪律四百六十餘條是律也律正法當一定而不易以鈔計贓者例也例輔律當隨時而無常國初制律時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八十貫矣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而絞今

一兩而絞也初監守盜銀四十兩而斬今五錢而斬也非律意矣請自今估計鈔貫以銀一兩直錢千文鈔四十貫為準庶輕重為衷又律官非法決撻人至死者䵣為民謂肆虐殘忍於虛怯處横加考掠也云耳鞭作官刑自古有之若因公決打死而輒䵣非法意宜倣律威逼人致死謂諸色人或逼取田園或强索財物致愚弱畀賤呼號無告而自盡也云耳其愚夫愚婦或忿爭醉詬或語言抵

觸輕生無賴而問擬威逼非律意宜寛各省編伍律名有衛分近不分南北多發西北邊蓋以西北邊近敵欲伍實也然罪犯而至斬絞必皆姦頑梗化輕生易死之人往往隨至而逃仍復為惡雖有但逃便殺之條然逃者接踵終不知警况中有原係北人諳知邊情慣習譯語脫後逃入敵中啓釁擾邊如漢衛律宋張元可為永鑑宜西北人編發兩廣雲貴江南人編發江北衛分如律便

孫承宗律例集解序律之詁曰矩曰率律者天子與天下共以為矩而率之也樂有律師出有律師之律不爽進止而主容民樂之律不爽損益而主相生刑之律不爽輕重而主容如師主生如樂三者一不得其平而統于天地之和故謂之律然律求所以生之而用律者求所以殺之故古之知律者省刑而今之知律者不失罪耳太祖重念民命詔定律令凡六經聖裁為四百六十條而列聖相

彖復有條例以補律之所不及盖至世宗之乙卯漸積為三百八十五條我皇上欽恤庶獄命刑臣重加酌議其仍者半删定者半凡殊旨别旨詔例榜議非經議請著令者不得引比然律文沿晉唐之舊愚者既懵不知守而奸者且依法舞文邱文莊濬議令儒臣通法意者為解而陳御史察等如其解成書於是一代之大法字析句分不獨令天下曉然知法意難犯而實令士大夫深念民命無

進博斷棺之利退抱仰屋之憂也蓋自古國家之
運莫不與法為存亡故皐陶則民勝法皐窮則法
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國殘是以願治者相與
共率為矩如樂之鐸如師之符而不敢以意用然
今天下郡縣之於律患不明而朝廷之於律患不
守不明者監司直指間有駁正其不守者上既用
意以屈法而下且屈法以奉意嘗怪漢廷尉釋之
號知法而曰當是時天子戮之則已豈以天子而

可獨失律乎唐權善才法不得死高宗欲殺之王本立法在必死高宗欲原之狄仁傑兩執法以爭而兩得其法雖以高宗之主終不敢以意與而況治朝乎高皇帝當律成而曰非但一代當遵雖萬世當守也豈非聖子神孫所當共以為矩而率之與又嘗恭讀序律之言曰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而明刑以輔禮乃賈生有曰禮防於未然之前法禁於已然

之後嗟乎安得輕徭薄賦以導民於禮而無輕試法乎然而不得已也終顧明律者無失其相容相生之意為朝廷守之爾

論令

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勅令格式所謂勅者兼唐之律也洪武元年即為大明令頒行天下盖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同一意也

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於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已備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讀太祖訓誥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

大誥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誥與律乃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於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為證用以請之於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洪武五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等奏言古者國有典法定著為令有違於令者則加以律故令與律相為表裏漢有令甲令乙後世守法之人有曰

法者高祖之法也今律已行而令未備宜及時定令使有所遵守又考漢唐宋皆有典要宋會要逐日記載時政分門别類以憑稽考今起居注記言記事藏之金匱是為實録凡各衙門欽録及奏事簿記載時政可以立法垂之後世者宜依倣會要編類成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上從之次年遂命纂日歷復纂皇明寶訓惟大明令未見復修所行乃洪武元年修者

論誥

霍韜疏洪武教民榜文一民間子弟十八歲者或十三歲者此時欲心未動良心未喪早令講讀三編三誥誠以先入之言為定使知避凶趨吉日後皆稱賢人君子為良善之民免貽父母憂慮亦且不犯刑憲永保身家臣謹按教民榜文及御製大誥等書皆聖祖訓勑天下拳拳至意天下臣民皆得熟讀敬守真可以寡過矣今則非直百姓不見

此書雖學校生儒見此書者亦鮮也伏願勑下禮部將聖制各書各刻一本頒各布政司翻刻頒布學校里閭社學實嘉惠臣民至幸

洪武詔言須因戡亂以軍律用刑殊非平允自今務從中典重刑須秋後無非時決傷天和

祖訓云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宫内生長

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

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

人凌遲全家處死

令曰凡特旨臨時處决罪名不著爲律令者大小

衙門不得引比爲例若輒引比律致令罪有輕重

者以故入人罪論

上讀老子書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惻然感

懷命焚錦衣衛非法獄具悉以所繫囚送部審

理而諭刑部論囚諸武臣並親審餘引奏請承天門外命刑人持訟理幡出欲自理者聽入訴諸無罪當釋者持平政幡宣德意遣之其在重辟府部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雜聽之審録其寃狀以聞刑尚書劉濟言諸司刑牘動千萬言類泛濫失本實盍禁之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無赦命刑科會諸司議獄牘式示中外

諭刑尚書周禎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
皐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皐陶告舜亦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為
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常觀此
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命中書省詳定律令諭曰律有連坐之條謂侵損
傷人者衆吾以為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
有犯者毋連坐

十七年建三法司名其所曰貫城勅云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中有星即刑繁有星而明有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爾法司官各勵乃心慎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庶不負肇建之意

上與侍臣論待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請詣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云古者刑不上大夫

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上深然之

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折贖著為令

上諭刑部凡論囚當原情毋刻深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父行賄求免者有司欲并論朕以父子至親子論死而父救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父自今凡論獄必詳讞覆奏而後論毋重傷人

中書衆政傅瓛言應天府有滯獄當斷决者上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上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决遣安有此獘瓛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寮是臣罪也上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爾幽抑近且如此遠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鞫明白須依時决遣毋使淹滯贛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因刑部逮問坐之罪上曰刑者聖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仁

者不爲故凡斷獄貴得其情縁情而論罪則刑當而民服彼不知其爲囚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爲罪之如汝議行路之人將無止宿矣遂命釋之

諭羣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讀書於律亦不可不諳

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臣刑部勘問皆不實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

抵罪上以問春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上曰不然姦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為令

論元政曰元時條格煩冗吏胥緣出入為姦所以貽害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鬭毆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

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
犯勅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
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當罷職役
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
屯種
人有誣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為冦者捕獲至
京上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
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逋

逃以為民患山西之民邉其巢穴者往往被驅掠廹脅為盜皆出於不得已豈真為盜者哉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為亂也其釋之

十五年正月諭刑官曰方春萬物發生而無知之民乃有犯法至死者雖有決不待時之律然於朕心有所不忍其犯大辟者減死論

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又

送大理審覆然後决之其直隸諸府州刑獄自今亦準此令

諭都督府曰前遣囚徒充遼東驛卒今天氣尚寒恐道途凍餒此輩本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是徒宥耳且令就濟寧暫住待春暖遣行

二十三年通政司姑璿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質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上謂兵部

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

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繫獄英詣闕陳情願沒入為官奴贖父罪上諭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貸然念汝愛父之至特曲法宥之

二十八年刑部奏律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上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

有權律者常經也條例一時之權宜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嘗行郊壇皇太子從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為扑刑取能去風雖傷不害蓋德念至於如此

建文

明太祖嘗以律授皇太孫曰此酌古準今協禮制宜人情其熟玩以復太孫捧之退居數日成誦問曰汝熟其文矣能解其義乎曰解因問名例之義

對曰名者聖人所以勵世磨鈍也故生人大倫名義為重維持風俗必先名教以名義名教為例庶幾刑罰之中不失德義之意曰然此書首列一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但愚民無知如於本條下即注寬恤之令必易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㫖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曰名例律中某條尚覺嚴而不恕請稍改之可乎曰試率爾意改来看因更定五條明日呈稿帝喜曰甚

善因跪而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渉者宜皆屈法以申恩今律中所定期於盡法而不必於原情竊所未安曰凡所未安者汝悉改之遂遍攷禮經參之歴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條帝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當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刑皆宜遵此常州陳理以子弑父送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理父原抱病經年誤服一藥而斃繼母素

愲其子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絛其情而讞之帝未之信也拘隣里婢僕及原醫訊之乃知父向患火症庸醫誤認為寒藥中潛投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帝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

邏者獲强盜七人命送太孫審理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莊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劫商舟遂强之同行歸欲首明

而先被獲帝覆審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爾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仗見其人雙眸烱烱視聽端詳定非盜也帝因嘆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建文帝即位諭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親定大意雖準唐律亦遍考歷朝刑法志參酌而成朕先年受命細閱今律校前代律往往加重蓋刑亂國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朕當時改定七十三條

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疑情可矜者何止此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傅諭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共享和平之福

永樂元年大理寺卿薛巖等奏各布政司上所部具獄凡死罪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決上從之顧謂都御史陳瑛等曰人命至重既絶不可復續夫治獄

得情尤難鞭扑箠楚之下罪人成於鍛鍊者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之中豈能必其皆無寃枉爾分遣御史宜具書愼刑之意授之使論決之際詳探其情非其情者即與辨釋必揆之以理理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二年四月諭法司曰天氣向熱獄囚淹久必病病無所仰給必死輕罪而死與枉殺何異今令五府六部六科協助爾等晝數日疏決凡死罪成者俟

秋處决輕罪即决遣有連引待辨未能决者皆令出獄聽候御奉天門録囚多所矜宥囚已皆出午門尚慮有枉抑者復名錦衣衛指揮陳達鴻臚寺少卿郁旃等謂曰囚皆久困於獄而乍至朕前久困則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則刑罪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其有辭即来白刑官引奏浙西人告人誹謗罪及追至面對皆未嘗相識告者當抵罪上諭

之曰此譬之蛇蝎不可暫留留則復毒人其速誅之即日棄市

八年新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臣雖中進士寔罪人應就繫上諭三法司曰學至於中進士亦成材矣成材勿棄其有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宥之

法司奏冐支官糧者上怒命戮之刑科覆奏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自今犯死罪皆五覆

奏著為令

洪熙

大理寺論囚上惻然曰人命至重帝王以愛人為

德卿等職理刑輔德宜體朕志毋俾含寃地下傷

天地之和命府部通政司六科同法司於奉天門

會審已特召大學士士奇榮幼孜等至榻前諭比

年法司之濫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先帝為

之切戒故事死刑五覆奏而法司壹不以措意今

審决重囚卿三人同往慮期審克必中閣學士同
審録始於此
元年詔朕恭承大統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
皇考愛民之仁祗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
矜庶獄惓惓在懐夫刑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豈
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
輕重咸適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持平有虚飾其
情傅致死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甚憫之夫

五刑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並不許牽合傅會昧情以致冤濫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没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為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用宫刑絶人嗣續有自宫者以不孝論且

人之為非固有父子不相為謀者虞舜為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毋得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世恒采民言用資戒警今兇險之徒往往摭拾誣為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崇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或有違者必罪

不貸敷告天下咸使聞知

諭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寛典明日御札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謫充軍者并宥之

宣德

八年勅三法司言朕體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

今爾等覆詳天下重獄而犯者遠在千萬里外需
奏當即決亦何能無冤抑者乎人命至重死不復
生其遣廉能官分詣所在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
州縣官公同詳審若情犯深重無冤者聽從處決
如情可矜疑及審異不服者具奏遣官審錄自此
始
又諭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挺重囚益其食
所以順時令而重民命也我祖宗時遇隆寒盛暑

命法司審囚繫御等皆先朝舊臣親所聞見今嚮

著宜量情罪區别

又諭朕夜來觀周書立政篇有云式敬爾繇獄以

長我王國此深有意味盖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濫

則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

宣徳四年吏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

官其人嘗為御史以誤决死囚抵罪懋乃極刑家

屬當罷不録上曰士勤苦學問始登一第棄之可

惜朕記憶皇祖時一進士以極刑家當罷念其成
材之難特命吏部録用此故事也其以懋為州判
官
刑部奏决重囚上命公侯伯都督尚書都御史同
審覆諭之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
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審覆毋至枉死太師英國
公張輔等覆審還奏訴枉五十六人上命法司重
與勘㝎又勵之曰殺不辜者縱免人責難逃鬼誅

不可不慎

七年都御史顧佐言覲政進士宜照永樂年例於刑部都察院理刑者與御史郎中主事分理諳練政務從之

各省府州縣民有擊登聞訴獄枉者上不欲煩庶獄勅藩臬官言朕荷天命嗣洪業孜孜夙夜惟保民之為務比者田里小民為官吏及勢豪侵損淩虐不能自存訴於郡縣又不能直淹禁歲月寃抑

斃死以致赴闕徑訴殞身不恤詞訟之繁故由於此夫理訟之道必得其情枉者直之犯者罪之所以戢横暴而安良善也今無理者肆虐被害者歸怨即設方岳風憲焉攸用乎今已命都察院榜諭越訴者爾等宜去惡衛善鋤强扶弱毋忽毋怠

正統

正統十二年差刑部大理寺官各賜以勅往南北直𨽻及十三布政司會同廵按御史三司官審録

死罪可矜可疑及事無證佐可結正者具奏處置徒流以下減等發落若御史別有公務督同所在有司審録原問官故入等罪俱不追究從大學士商輅之請也

天順

天順三年諭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請會多官從寔審録庶不冤枉永為定例

諭法司曰春陽肇序萬物咸新在京文武官除贓罪外諸紀録悉與湔除命奉公守法

錦衣衛掾弋陽王敗倫事虚上因悟錦衣衛掾獄之枉名輔臣賢諭之賢對曰誠如聖諭因言錦衣衛武人粗豪又國爪牙即法司明知其枉内憚之不敢辨乞特旨諭法司許有枉者辨理毋畏勢避嫌於是上召法司臨諭如賢指人人悦服

景泰

初官吏故勘平人致死者論死不宥給事中于泰言其意本非故殺宜在所宥由是坐故勘者悉得貸罪景泰中監察御史左鼎等言小民無知犯法可以情而貸若官吏以學術發身以法律從事操威福之柄豈可懷私受賄巧文深詆殺無罪人原其情與故殺何異先朝屢有恩宥皆不及此豈列聖之仁明有所不逮誠以法者天下之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輕重也章下刑部尚書俞士悦等言

御史言是自後故勘者宜論死不宥從之

御史苗繼言臣見府州縣衛所問刑官不問罪之輕重一槩監禁有一年不決者有半年不理者乞通移文在外問刑衙門今後真犯死罪監禁外其餘輕重罪囚不許久禁照舊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與決斷者聽受禁之人赴巡撫巡按等官伸告則囚犯亦不致淹禁而囹圄空虛矣詔從之

成化

巡按南直隸都御史王恕言我太祖高皇帝酌歷代律條定為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云律令該載不盡若斷罪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擬罪名以上近刊行大明律後有會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從何年會定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法官諳刑名者必不依此而流傳四方有誤筮仕入官之士非細故也乞追板焚毀旨下言會

定律紕謬可焚諸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

弘治

二年勅法司言朕惟刑者民命所關刑獄清則人心服而天道順一夫含冤致傷和氣災沴不免焉邇者京城雨水為災南京有風雷雨之異朕甚懼焉得非刑獄寃濫致然乎情偽微曖未易遽察問刑者各據原辭審録者多拘成案人命或鬬毆誤殺而檢勘者以為謀故盜賊或搶奪拒捕而廵獲

者以為強刼中間有事出緝訪者務鍛鍊以成之此冤濫之所由也今特命爾三法司堂官詳加審録凡人命無屍可檢若屍朽難辨者盜賊追無贓仗或有贓非真者或情法不相當或情罪可矜疑或累訴稱冤而不伏或久俟證佐而未獲具情節奏讞審問之際尤須詳察色辭旁詢知證毋避嫌疑毋任好惡毋視權要為輕重務得實情以全民命原問官故入及廵捕人妄拏宥勿治爾其悉心

殫慮明斷而以恕行之庶稱朕好生之意并勅天下諸司詳録重刑

三年諭曩因災異勅諸司審録重刑諸情可矜疑及有辭者勿拘成案平反之原問官亦原勿究欲廣仁恩而全民命也今數十百人矣當兹春和天地大生朕思與其寛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務存心仁恕持法公平審詞辨色詳審情罪大惡當懲者毋務姑息

以長奸小過可宥者毋事苛刻以啓怨其無憑證驗情節難明者尤當加意推究毋踵訛以失出入庶不悖古人欽恤之意復歲以天炎暑命法司録輕重囚毋淹

刑部奏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勅令則世自為格宋人勅重於律斷獄以勅勅中所無方用律昔賢病之國初刑用重典取上裁榜文紛紛下洪武末定大明律刑官始得據依為擬議輕重畫一後

又申明大誥諸有罪減等累朝遵用而法外遺奸列聖時推移損益之而有例例非律所該而實不大違遠於律特用輔律非以破律也而中外巧法吏或借以文飾私怨多引例便己意而律寖格不用於是命部尚書白昻都御史閔珪會九卿查議條陳定奪畫一其餘冗瑣並革昻等條上命覆詳更上已上覆摘條例中疑者六條命覆議已乃布行

嘉靖元年詔諸司問刑一依弘治中欽定條例輔律行後新增例革不用於是刑部尚書喻茂堅以修省疏言自弘治中考定條例而來今五十年世變風移宜思通變以宜民乞命各衙門將歷年題准刑名事例情法適中經久可行者條具咨送臣等會九卿通再申明會議除簡切易曉引用無差者照舊遵行外其間有例意本明而罪狀未合妄自摘

引或事有專指而引用他條及妄自牽合或擬議已詳而語意未明該載未盡或處斷已當而事體未盡偏滯難行嘗經各衙門申明者各併為一條以便遵守其有雖經申明而擬議未詳或未經申明而引用易差與一切姦弊條例未悉者亦行斟酌損益因事推廣務求文義簡切情罪適均曉然於易知易行開陳具奏旨如議行久之書成列上旨刊布仍申令後問刑官任情妄引故入降黜之

命

萬歷

二年三月巡捕營獲大盗朱國臣等十八下法司

具服而朱國臣曰我等擒京師清矣且吾語若凡

訊獄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之殺我也而

坐使女蕭荷花凌遲家人斬豈不甚冤臨刑不覺

為之揮淚李皇親朝房人亦我殺其婢與僕棄首

飾於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言誰

復為鳴之者於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免侍郎翁大立為民謫郎中徐一忠於外

三年議准各審録官量地遠近嚴立程限分為四等出京之後北直隸限三個月山東山西陝西河南限四個月江南江北浙江江西福建湖廣限五個月四川兩廣雲貴限六個月入境以辭朝日為始復命以出境日為始俱先具不違揭帖送部查攷如違前限從重參究堂上官仍不時體訪如有

不諳刑名行事乖方者即行參究降黜

崇禎

諭法司朕法天好生矜全民命深念刑獄一道堪哀甚多今在京刑部等衙門已結未結各案人犯特命元輔會同清理業已有緒其北直南京及各省一應大小罪囚着該撫按責成道府州縣各官通行質審所有軍徒杖笞各罪應釋放者即與釋放應減等者即與減等有訊讞未結拘揑牽累監

禁逾年者通着速問結或成招立案免提註銷都
一一清楚不許一槩溷監其大辟重罪雖已奉旨
定案若有情可矜疑及年久有疾等項即一面減
擬保候一面請旨發落凡追贓人犯除軍需庫藏
起解京邊錢糧侵欠奸弊應追不饒及就中仍聽
酌議外其餘贓罰罪贖給主徵逋等項都着察明
寬免或減半或全豁不許仍前覊縶敲比至於佐
貳等官尤不許擅受詞訟徑送監鋪違者拿問治

罪各撫按官須遴委精明道臣風力推官分行各府俱親詣獄監審理疏豁一應減罪減贓都悉心詳酌分别年分久近事情輕重以為差等務期一清淹禁盡滌煩冤寧失不經勿入非罪以稱朕愛民慎罰刑措囹空至意爾法司還察照道里遠近分立限期與各撫按官去如有奉行不實玩視虚應者察出從重究治其凛奉之勿忽

十五年二月清獄詔刑獄所繫甚重法貴一成朕

每加意詳慎有批駁以期允當乃法官不能仰體不肯執持始多失之輕縱繼輒務為深文疑揣游移牽歸緩閣或因犯人狐獨無控竟置罔聞不謝不提經時累月或因追贓未了証犯不齊淹繫牽纏剖脫無日又有一等事理已明訊局可結乃胥役故為抑勒借端生枝仍行拖累以致獄案叢積貫索幾盈醜沴干和深可警痛茲特遣元輔周延儒前去會同三法司官將大小一應獄情悉心清

理除事干重大案已確審照舊監候外其餘戍遣
配杖等項俱着詳審招案依律定罪請上發落至
於犯証關提未到贓銀追比未完亦當酌量事理
或羈或保不得一槩淹監倘有事係冤抑情可矜
疑雖在重罪不妨特疏奏請候憑裁奪總期疏淹
理滯據法得情予以應得之條留其再生之路庶
幾惟明克允可望獄簡刑清縱使寧失不經猶是
矜頑宥過尚其殫心詳覈設誠力行以稱朕好生

欽恤至意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四